

# 我的火车之旅

■黄云华

“姐，告诉你个好消息：2018年8月15日起，昆明南至杭州东G1422次高铁，调整为玉溪始发至杭州东。以后你可以直达玉溪，不用再 到昆明中转了。”“嗯 嗯，这真是个好消息！家门口到家门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姐高兴地回答道。

2019年春节，我拿着从“铁路12306”上购买的“蓝色”火车票，乘坐杭州东—玉溪的高铁，历经约12小时，回老家过年。高铁车厢内宽敞明亮、干净舒适；座椅可以调整，每排间距1.2米，每个椅子都配有一个小餐桌，座椅下方还有插座，手机

和娱乐设备可以随时充电……还有免费WiFi。一路上，我浏览新闻、看书、看电影、听音乐……尽情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快乐。一路下来，感慨万千：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这么舒适地坐火车！

回想起第一次与火车结缘，是2002年我考上湖北的大学，坐火车是首要选择的交通工具。那时，到火车票代售点购买火车票是最佳策略。我先坐车到镇上，再坐车到城里，倒了好几趟车才到火车票代售点。告诉售票员日期、目的地后，售票员给了我一张“红色”的火车票。

出发那天，我早早来到候车

室。候车室里人头攒动，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座位坐下。检票开始后，人流似决堤的黄河水，任凭列车员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不要挤！”车厢里也是人挤人，上厕所也不行，行李把每一寸空间都挤得满满当当；车厢内混合着泡面、香烟、咸菜等各种味道。

绿皮火车开得很慢，经常晚点，走走停停。买到站票的人要么在过道倚靠着，瞅准哪个无人的座位抓紧坐下休息几分钟，或是挤在洗手间附近蜷缩着，不停地给过往的人让路。伴随着一阵阵汽笛声和咣当咣当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历时约36小时，终于到达武汉。

很多次春节，我都是坐这种

火车，它们载走了我的青春。大学时，有一年回家没买到坐票。“一站到底”的滋味可不好受，站时间长了，全身筋骨酸痛，感觉腿都不是自己的，下车后腿脚都浮肿，休息好几天才缓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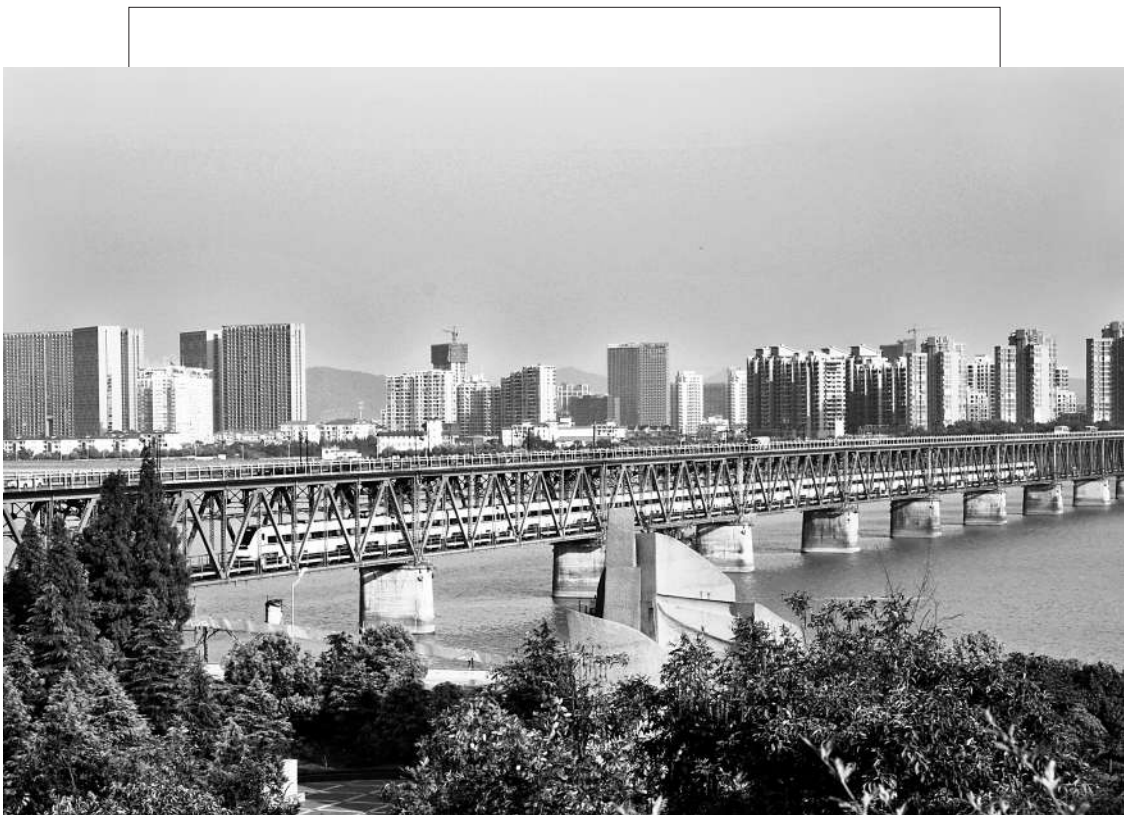
2008年，我到杭州工作。鉴于7天的短暂假期、36小时的火车旅程的“一票难求”、“一站到底”的梦魇，搭乘飞机成为了我回家的选择。可高昂的机票又成为了我难以跨越的一道坎。我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又快捷又便宜地回家过年呢？”

2009年初，高铁、动车车票实行实名制乘车；2011年开始，使用铁路12306互联网购票系统；2012年，刷身份证即可进

站；2018年，部分高铁站可“刷脸进站”……

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铁路的高速发展，人们的出行越来越便捷，人们在手机上就可以很方便地买到票，支付宝、微信等均可用于付款，飞猪、携程等都可以提供车票预订业务，火车票代售消失了。铁路从绿皮火车时代迈向了高铁、动车时代，旅程时间大大缩短了，“朝发夕至”成为了现实。“早上在杭州吃葱包烩儿，傍晚在玉溪吃过桥米线。”人们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亲身经历。我想，这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给老百姓满满的获得感。



老桥新车

陈慈林 摄

## 从茅草屋到商品房

■黄田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我家祖孙四代，一共建造了5座房子。从茅草屋到商品房，记录了一个家庭从贫穷心酸走向幸福甜蜜的峥嵘岁月，也见证了祖国从百废待兴到繁荣昌盛的风云历史。

听父亲说，爷爷是个孤儿，童年时代父母因病相继离世，靠给地主看牛、砍柴度日，过着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30多岁才娶了奶奶，住在别人家一个小房间里。后来知道本村一户人家的木房子要拆除，借了一些钱，把那些木料买回来，请人修建了一座低矮阴暗的小木房，有几处还盖上茅草，有点像个猪窝。

这样的房子显然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也满足不了家庭的需要。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父母又在其旁边扩建了一幢两层的木房，原来爷爷修建的低矮木房，被改造成猪圈和牛栏。

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责任制后，我家收入逐渐增多。原来那幢50年代修建的木房子，几乎

成了危房。1984年春节，趁姐夫家拜年，父母便把我和他们请到一个房间，共商造屋大计。

通过半天商讨决定：老父老母出钱，我们年轻人出力。说干就干，经过大半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秋末，这座砖瓦楼房终于竣工：一共四排三间两层，青砖黑瓦，是我们村当时最早建造的新屋之一。

“东西南北中，挣钱到广东。”上世纪90年代初，我和妻子信心满满，背起行囊，南下广州闯荡。1995年夏天，我们回家发现，11年前建造的那幢砖瓦楼 房，已明显陈旧落后。于是，我们毅然拿出辛辛苦苦打工赚到的那些钱，又在其旁边扩建了一幢两层的钢筋水泥楼房。而且，外墙粉刷了一层水泥沙子，远远望去，像一座漂亮的小别墅。

有人说“故乡容不下理想”。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1997年10月，我和妻子又背井离乡来到浙江打拼。20多年来，我做过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经理、企业

报主编，一步一个脚印砥砺前行。特别是近五年来，我负责主编的企业报，多年被评为省市级优秀企业报。同时，我坚持业余写作，常有作品在报刊发表。近年还出版了4本小书，并加入了省作协。

妻子的工作也蛮出色，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工资芝麻开花节节高。儿子大学毕业 后，在某企业搞销售，从见习业务员干起，到省区经理，如今当上大区主管，工资待遇水涨船高。在我们的赞助下，几年前，他在长沙市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新房，并与本公司一位女孩结为伉俪，去年还买了一辆小车，可谓喜事连连，梦想成真。

省城买房，在10多年前，对于我们这些农二代或普通工薪阶层来说，简直就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然而，这几年通过我们一家人的用心工作，奋力拼搏，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是呀，国和家紧密相连，没有国家的日益强大，哪有百姓的幸福小家。国逢盛世，我逢春天，我由衷地感谢祖国！感谢浙江！

## 电脑惊艳

■郑建钢

业余时间“爬格子”已经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和爱好。要拿从前来说，写文章名副其实就是“爬格子”，靠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效率低，修改难，发送更难。想要一篇稿子多投几家报刊，只能使用复写纸，一次最多也就复制四五份。复制完了，还要通过邮局把一大把稿件投寄出去。不说寄到外地，就是从居住地寄到市区，居然也需要两三天时间，基本上没有什么时效性可言。

自从有了电脑，这一切问题统统不再成为问题，由电脑一并解决了。除了写作速度快，卷面清洁美观，也容易修改和保存，稿件发送更是快捷。一篇篇子完成以后，通过电子邮件就可发给众多的报刊杂志，而且无须支出分文。有时候，看到自己写的文章第二天一大早就登上了报纸的版面，不由得心生感慨，这要是过去通过邮局寄送，能不能

顺利寄到编辑的手里都要打一个问号。

电脑进入千家万户，成为继电视机之后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又一“家电利器”。网络世界大大开阔了视野，打开了一个闻所未闻的世界，完全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面貌。一打开电脑，查资料、玩游戏、淘宝、投资证券市场、看新闻、观视频、聊QQ……而对于我们这样的业余写手来说，电脑除了满足娱乐，更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但加快了写作的速度，提高了写作的质量，更是提升了发稿的速度和密度。

电脑作为家用电器的普通一员，成为人们的好帮手，现如今如同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等家电一样，早已司空见惯。可以说，像电脑那样大大小小的各种家用电器无处不在，已经全面渗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很难想象，再退回到没有电脑的年代，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

## 罗锅小铺

■戴鹏

“罗锅小铺”顾名思义，是“罗锅”开的小杂货铺。听我娘说，1958年她从东北来衢州的时候，铺子就有了。当时是罗锅的私产，后来成了生产队的供销社，掌柜的还是罗锅。

罗锅是北方人对“驼背”的称呼，那么罗锅必定有一个名字。遗憾的是，我始终没能知道他的名字。

铺子在村口，面朝一条黄土路，路那边是一条渠，渠水由南至北流向20里外的县城。铺子离我家不远，我10岁以前进过几次铺子，那时附近已有了其他小店，失去“垄断地位”的铺子显得很萧条。

铺子是老旧的瓦房，几块木板的抽门，进去后感觉高堂深井，比从外面看大多了。屋

顶有采光的玻璃，光柱自上而下落在柜台及其附近。柜台很高，镶着几面不甚透亮的玻璃，陈列着一些吃的东西。柜台上有很多瓶瓶罐罐，还有黄纸包着的点心、成摞的竹斗

笠等等。屋里光线暗，很多地方看不清楚，也看不清罗锅。罗锅几乎不说话，那只枯瘦的手像是穿梭明暗世界的媒介，递给我东西，接过去钱。

我现在是46岁的中年人，我娘75岁了，而铺子连同罗锅掌柜已经消失很多年了。漫长的岁月淡化了记忆，铺子在我脑海里也出现得少了。

不久前铺子的形象却又清晰起来了，那是因为散步时遇到了一位阿姨。阿姨大约五六十岁，个子不高，利索的短发，利索的穿着，对面走来，热情地和我娘打招呼。我娘看她面熟，却说不出在哪儿见过。阿姨提醒道：“罗锅小铺，罗锅小铺！”她走后，娘才把记忆拼凑完整，告诉我，这是罗锅的女人……

我没问别的，只是纳闷，当年铺子里除罗锅之外，难道还有其他人吗？

罗锅小铺原址现在是一幢三层楼的商厦，我们常去购物，老娘就是在那里学会扫码付款的。

## 我们的爱平等了

■春和

上世纪80年代初，女生小张和男生小王相遇在一所中学。那时，他们正值花季，共同的文学爱好，活泼的脾气性格，注定他们要在中学阶段产生一段灿烂的感情。

他们活跃在校园，一个任历史课代表，一个任学生会干部；一个钻研历史，一个喜爱音乐。学校的每场活动都有他们的身影，每个学生都知道他们的大名。

不知什么时候，小王忽然用功起来，不再沉迷儿女情长，一头扎进书本里，成绩突飞猛进。小张沉浸在这段感情中无法自拔，热心于校园音乐，做着文艺梦。高考结果出来，小王上了大学，小张落榜。

小王由一个农村孩子成为一名大学生，他跳出“农门”拥有了居民户口。在城乡二元结构非常讲究的年代，农业户与居民户完全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相互基本不通婚。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辛勤劳作，到年底看不见几个钱，有的还成了倒挂户；居民，国家发粮票、油票，子女可以考只有居民才能考的技校，学成后吃“供应粮”，有稳定的收入。

高中毕业那会，小张和小王依然情深义重，但女方家长坚决不同意他们来往，担心嫁过去被男方家庭歧视。男方家长也坚决不同意他们结婚，

忌惮女方是农业户口，担心以后小孩跟着女方做农民。刚跳出“农门”又重返“农门”，这是男方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此后，他们走上了两条不同的人生路。小王，大学毕业进入一家事业单位，找了个

居民户口的女孩结婚；小张，找了份临时工，嫁给一个当时很受人关注的包工头。

在他们忙着过小日子的时候，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城镇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小张老家的土地被征用办企业，村民有的搞经营，有的办实体，有的跑运输。他们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大病住院可以报销一部分医药费；参加了失土农民养老保险，到规定年龄，每月可以领取养老金。他们居住的环境整洁干净，经过“杆线革命”“厕所革命”“庭院革命”，农村整体面貌脱胎换骨。农业户口与居民户口的距离神奇地消失，可以平起平坐了。

小张与那个包工头由于生活理念、文化水平的差异，最终选择离婚。小王厌倦事业单位朝九晚五的生活，下海经商。在全球金融风暴期间，他事业跌入低谷，其妻子给不了他想要的安慰和协助，婚姻走到尽头。小张和小王，一个感情受伤，一个事业受挫，他们相互取暖，往日感情的种子重新发芽开花，知天命年龄终于走到了一起。渐渐地，他们事业有了起色。小王很是怜惜小张，在一个幽静的傍山小村租了块地，供她尽情渲染自己的文艺心绪。

兜兜转转三十余年，他们终于走上了同一条人生路。感慨历史潮流推着人走，个人命运显得那么渺小甚至微不足道。

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小王对小张说：“命中注定要与你在一起。”小张说：“我们的爱平等了。能与你平等相爱是我最大的愿望。”

## 祖国 我爱您

■王华

清晨的光划破夜的黑寂  
鸡鸣声声在微冷时温暖  
汨汨东流的冷水，是您  
闷雷打破村庄的宁静  
贫穷、饥饿，是您  
带走了那令人生恶的梦魇

谁还记得，那一夜的星辰  
灿烂过了烟花朵朵  
七十年前的往事飘飞无际  
不恼、不怠  
不恼为何历史带给我们  
沉痛的代价  
不忘，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

感谢四十多年前的那个伟大决策  
铭记七十年前写下的宏伟诗篇  
这首诗，漫长  
长至几千年的民族希望  
这首诗，简短  
短得七十年富强成为巨人

记得飞天时全民族的沸腾  
记得北京奥运会世界瞩目的盛景  
记得地震时众志成城的模样  
记得千年繁华如今兑现  
我爱您，我的祖国

我是背着书包、默默前行的学生  
我是身披责任、燃烧青春的教师  
我是普普通通的近十四亿分之一  
我来自大江南北、海天一隅  
我依托在您的怀里生存  
我爱您，我的母亲  
我的国

■杨君斌

风雨兼程今胜昔，此心不忘来时路。

1949年，北京的秋天明媚清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78年，首都的冬天寒冷彻骨，中国又来到历史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醒沉睡的大地，改革开放成为民族的最强音。今天，一座座城市活力四射，一个个乡村美丽蝶变，辛勤的人们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描绘新时代的画卷。

“托共产党的福，留我老太

婆看世界啊！”年近百岁的外婆有些重听，但身子骨硬朗，在人们祝福声中，她总会报以这样的回答。

在我少时，外婆就经常跟我讲她年轻时的不幸。外婆生在旧社会，从小吃不饱，穿不暖。走进新中国，外婆穿了自己的大家庭，儿女们的吃穿全靠她那双粗糙的手。劳苦的外婆白天忙农活，夜深人静还得补补缝缝。“如果有一台缝纫机，针线活就省力了！”这也是那个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大多数人的心愿。

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地拉开，商店里第一次出现了缝纫机，外

婆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整个下午到晚上，外婆坐在这台梦寐以求的机器前，开心地忙碌着。

这台承载着外婆无限希望的缝纫机，正静静地立在墙角陪伴主人。小小的缝纫机，见证着我国工业从弱到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历程。

母亲是位肯吃苦、有钻劲、思维活跃的人。带着对致富的憧憬，一双脚板闯天下，走遍了城乡的集市。时常边捶腿边叹息：“要是有一辆自行车，该多好啊！”30多年前，自行车还是奢侈品。

母亲的自行车是在县城百货公司买的，不到三天就学会骑

车。自行车上的母亲更匆忙，周边五六个县集镇都洒有她的汗水。傍晚时，母亲常给我们讲述各地的风物。当她在家时，邻居们就争着学骑车，母亲总是大方地应允。现在，母亲的自行车成了文化礼堂的展品。

10多年前，母亲坐上了小轿车，车轮飞驰，母亲早过上了小康生活。

相比上两辈人，我是幸运的一代，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

学生时期，父母总是给我最新型的东 西。工作后，我的第一个手机是黑色翻盖全英文的摩